

深度解读

## 追踪灵魂的曲线

谭曙方

《人世瀚海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,2025年12月出版)是闫文盛先生《主观书》系列的第六部作品。作者视野和感触的羽翼掠过“人世瀚海”的生老病死。他从切身感受的“幼年的冰雪”写起,一路展示出与父辈的死别、令人感伤的各种各样的离别、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异地他乡的渺茫、儿子诞生带给他兴奋与喜悦的心路历程。在第二卷“流动的星辰”中,作者写了对其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和作家,如尼采、庄子、卡夫卡、佩索阿等,这些人物与他的悲欢、温情、暴虐和疼痛有关,与他的回忆与思考有关,是他灵魂或曰精神的群星。在本书第三卷,作者梳理着自己的灵魂,为自己精神历程的切片分类、排序、作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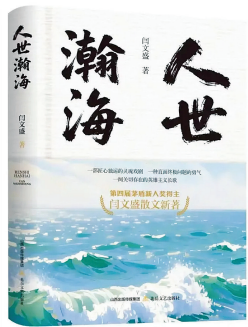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作品的特点在于,作家不仅仅叙述或描绘了自己丰富的见闻和曲折经历,更为侧重的是如河流一般流淌出了自己的思考与感觉。整部书的内容契合了作者《主观书》的精髓——将自身精神历程的切片袒露给自己看,敞开了给读者看。如果将这些切片连缀起来,则可以大致窥探作者灵魂的曲线。“如果要为我的灵魂写一本传记,我只需要更加逼真地追踪我的灵魂的曲线就可以了。”在“灵魂传”的篇章里,作者这样写到。纵览《人世瀚海》,我感觉这就是作者灵魂自传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作者在描绘自身“灵魂的曲线”时,时而跳跃,时而婉转,鉴于其深邃与独特,读者要想将其连接成为一条清晰的曲线并非易事。人世万象如瀚海,而比这瀚海更为浩瀚的是人的心灵。人世间,没有比灵魂更为深邃复杂的东西了。而作为一名作家,用手中的笔展示、解剖自己的灵魂,除了技巧,还需要勇气。就连弗洛伊德、芒格这样的心理分析高手,也大都拿别人的梦境说事。闫文盛将卢梭视为自己“终于找到的一个同盟者”,他在书中写道:“这个世界上毕竟有一类作家,是以自己的精神历程为切片的。敢于如此行事,我觉得真是大可敬佩。”我认为,可以将这句话视为阅读闫文盛《人世瀚海》的向导。

《人世瀚海》以表达作者自己主观精神历程为主线。如果说第一卷还有一些自己经历的生活影子为依托,那到了第二卷与第三卷,作者则放松了手中的缰绳,任由灵魂的马儿飞奔起来。他并不注重细节的精致叙述,也不讲究叙事情节的连贯,这些散文作品里的必要元素,成为他灵魂之马驰骋的草原。“尽管我依据自己的经历写作,却很少有纪实成分,而总是进行适度的夸张与变形。我也很少以具体的事物为蓝本,因为我觉得它们过于拘泥和琐细了。”——书中看似随意的这么一句表达,恰恰为我们了解作者写作此书的本意或曰手法开启了一扇天窗。

他写母亲,更多地是写自己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感受:“我从来没有听到母亲羡慕外面的世界,她把自己的身体和命运都筑成了一个堡垒。”他写父亲,也大都写自己浓缩的思考与判断,他将摆在灵堂上父亲的那张罕见的微笑照片,视为父亲一生的绝唱。面对父亲在死神面前的挣扎,他更多地写出了自己的无助与无奈,还写出了内心世界的纠结,已经饱经沧桑的他,无法承受那座压下来的沉重之山。那时,他感觉自己依然没有脱离自己最想摆脱的渺小、脆弱、卑微。由此,他联想到了自己书写的文字本质上与父亲的无字生涯有某种关联,虽四季草木,却难以留下清晰的痕迹……

阅读《人世瀚海》,让我想到了19世纪在法国兴起的印象派画作,譬如莫奈的《日出·印象》。欣赏这样的画作,你得后退再后退,才能发现奇迹,因为画家呈现的不是风景逼真的枝节细部,而是画家对亲眼所见的实际感受。印象派画作之后,才有了印象派文字,它们类似印象绘画,作家反对描绘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,而侧重表现那种转瞬即逝却特征明显的模糊感觉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流派,甚至认为无意识是认识现实的唯一密钥。

《人世瀚海》密度大,时间跨度长,作者既写自己也写别人,既写故乡也写异地,还写异国他乡。如果叙述讲究描绘的细腻、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,那能够写的东西就极其有限,也容易陷入“大合唱”的尴尬境地。闫文盛选择了一条异常孤独之路,勇敢地探索着前行,他没有过度在意知性与感性的平衡,没有被写作的套路所规范,但他的那面“灵魂曲线”的旗帜也一样飘了起来,而且还飘得别有韵味。



那是两年前深冬的一天,我沿着滨河西路漫步,行至太原市图书馆东门,想穿过图书馆回滨河花园。一进去,我就被馆内静谧的阅读气息所吸引,便产生了逛一逛的想法。

随即,我乘坐电梯到达六层,打算从上到下参观一下改造后的太原市图书馆。东北角有一圆形小门,旁书“青主书斋”。

我想:这个空间和傅山有关吗?进去看看。入口右手处是服务台,里面空间很大,约600平方米。

最西侧书架上,陈列着山西的历史书籍和资料。书架前,两张长桌几把木椅构成阅读区。阅读区东侧,四排带锁的书柜静穆伫立,46柜古籍善本是时光沉淀的瑰宝。

## 阅读故事

## 青主书斋读经典

赵金龙

书柜东边的简易沙发与方几组成座谈区,一组花架、几盆绿植将座谈区与展示区温柔隔开。东侧玻璃隔断与北侧玻璃幕墙,最大限度地让自然光线射入,营造出自然的阅读氛围。在这里,你可卸下浮躁,静心读书。

西侧书架上,红色封面、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编辑的《太原历史文献》格外醒目。此书将《二十四史》中有关太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摘录成集,文白对照。翻开目录,史记中的赵世家映入眼帘。这不是老赵家的事吗?必须看看!这一看,我脑海中便展开了一幅晋阳古城的历史画卷——春秋争霸的烽烟、战国风云的激荡,随着一行行文字的闪过徐徐上演。

从此,无论风霜雨雪、酷暑严寒,青主书斋成了我的精神栖息地。我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史籍中,遍览三晋大地的千年往事。

随着阅读的深入,我萌生了通读

《二十四史》的想法。青主书斋加锁书柜中珍藏的《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》,给了我意外之喜。

毛泽东酷爱读史。1952年购得武英殿本《二十四史》后,此书便与老人家朝夕相伴。这套书,毛泽东读了许多遍,细密的断句符号、醒目的圈点标记、精辟的批注文字在书中随处可见。

在青主书斋读书的美好时光,我不仅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,更通过读《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》,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、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所作的重要决策,有了更深刻、更全面的认识。

在读书的过程中,我得到了江涛老师和利民老师的支持与帮助。江涛老师给我讲解古籍善本知识,利民老师给

我纠正繁体字的读音,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。

尤为幸运的是,我结识了年轻的历史学者、作家树梁先生。2025年,在青主书斋举办的四场读书讲座均由他主讲,吸引了百余名读者参与。“三晋读书会”也由此应运而生。

那些在青主书斋的阅读时光,犹如一场跨越时空与先哲的对话。我在《二十四史》中读懂三晋文脉,在毛泽东的批注里,领悟历史智慧对革命建设的深刻启示。

这段读书经历让我深刻感悟到:读书,一定要读好书、读经典。经典,是炎黄子孙的根;经典,是华夏民族的魂;经典,是中华文明奔流不息的源头活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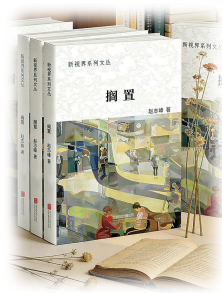
青主书斋,藏着古籍的厚重,载着历史的文脉,见证着每个读者与经典的相遇。

这份与经典相拥的美好,终将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。

## 我的阅读

## 在“搁置”中凝视

张玉亮



小说是搁置的艺术。这搁置,既是生活本身的悬停状态,也是文学对难以言说之物的持久凝视。在赵志峰的笔下,“搁置”不是一个被动的姿态,而是一种深刻的行动——是普通人在命运钢丝上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,是作家在喧嚣的日常里,执拗地为一个沉默的群体按下暂停键,以供我们审视、理解与共情。

小说集《搁置》(赵志峰著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25年12月出版)的核心,正是这种双重意义上的“搁置”。书中的人物,无论是面对生活重压无奈“挣命”的市井小民,还是陷入情感与道德困境的普通人,他们的生命常态常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悬置,进退维谷。然而,作者并未止步于呈现苦难的表象。他的文学理想,恰恰在于用文字的“手术刀”,剖开这“搁置”状态的肌理,探寻其中被压抑的尊严、无声的抗争以及人性在逼仄空间里闪烁的微

光。梁生智先生在书序中所言“直逼人性”,在这里并非一种理论的宣示,而是化作了《一夜难眠》中孙二那“恨不得抽自己嘴巴”的内心焦灼,化作了《扶自行车的男人》里王小虎那看似荒谬却充满尊严的执拗举动。

赵志峰的叙述是克制的,甚至带着一种冷峻的幽默,但这克制的背后,涌动着炽热的悲悯。他将文学的理想,安放在对“琐碎日常”与“无动于衷”的反抗之上。他笔下人物的悲欢虽不惊天动地,却因真实而锋利,直指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生命体验。当韩国作家韩江因“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性”而获誉时,我们在《搁置》中也看到了同样珍贵的特质:对历史与现实中的个体创伤的诚实面对,对生命脆弱性的深切体察与温柔包裹。

因此,这部小说集的价值,不仅在于其聚焦普通人、发掘人性的主题,更在于它实现了“搁置”从生存状态到美学追求的升华。它让我们看到,在文学的世界里,那些被现实“搁置”的生命,恰恰获得了最庄严的陈列与最深邃的共鸣。这,或许正是赵志峰作为一名写作者,为他所热爱并代言的人们,所完成的一次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救赎。